

在操作上，修哥今天进入等待模式。昨天修哥已经把手里的空单都清空了，目的是等待大盘回调上涨之后重新寻找做空的机会。目前大盘还没有走出熊市，只能做空不能做多。至于做空的机会什么时候出现，修哥不知道，只能耐心等待，也许一两天，也许十天半个月。今天上午大盘高开高走，绝大多数股票都走高了，估计很多人要松口气了。如果修哥搞错了，大盘不是回调而是反转、启动一波牛市这么办？我还是会说“今日空仓不后悔”。对修哥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不是盈利，而是锻炼心态。来日方长，今天错过了机会，以后有的是机会，关键是要具备良好的心态。

今天谈谈所谓“高”“低”的问题。

“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的第二句话，也是整部经典中第二重要的观点，仅次于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整部《道德经》，涉及许多概念，其中名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仅次于道。就连道也是名。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老子认为，可以被看作“天地母”的那个东西，本来是没有名的，老子勉强起一个名字叫“道”。在老子看来，无论什么事物都需有个名，即便本来没有名，也要勉强起个名，足见名有多么重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名不正，会很麻烦。

“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是，名是可以作为名的，但没有固定不变的名。某人出生了，因为排行老四，父母给他起小名刘四，按照伯仲叔季的顺序起大名刘季。此人成年后，认为名字不雅，于是自己改名叫刘邦。开国做了皇帝，臣子百姓都不能直呼其名，便尊称汉高祖。刘四、刘季、刘邦、汉高祖，都是名，都可以用来称呼同一个人，但没有一个名字是固定不变的。当了皇帝，再有人直呼刘四，轻则流放，重则砍头。所以刘四这个名字便淹没在浩瀚历史长河中了。

清朝搞科举。雍正年间江西一个主考官，给当地考生出题“维民所止”，出自《论语》“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之句。雍正皇帝一看，这“维止”二字，不就是雍正无头吗？这还了得，于是就把主考官砍头了。所以，在封建王朝，如果把“名”弄错了，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

《道德经》第二章提到多组成对的名，包括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从这些名，可以归纳出其共性，它们既有名词，也有形容词，都是表述方式。股市里最常用的两个字，“高”与“低”，也是名，这是毋庸置疑的。名不是固定不变的，没有绝对的名，只有相对的名。一个名可以变成另一个名，就像刘四变成汉高祖。两个对立的名可以相互转变，例如有可以变成无或者相反、难可以变成易或者相反。股价高可以变成股价低或者相反，这都是符合正常思维逻辑的。

在股市中跌打滚爬时间久了，修哥发现，在股市里以正常思维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举一个正常思维的简单例子。一个人做生意，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谁也不会去做高价买进低价卖出的亏本生意，除非他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另有目的，比如想勾引一个貌美如花的顾客，反正是不太正常。炒股也是如此，一定是低买高卖，这似乎是基本常识。这里面就涉及“低”和“高”两个名。显而易见，要买价格低的股票，不买价格高的股票。如果不管股价高低，而是拍拍脑袋便灵光乍现，认为现在买进恰逢其时、价格合适，那么必然会倒霉，轻则亏钱重则破产。

假设炒股的目的是赚钱。为什么要假设？因为有人炒股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聪明，或者因为仕途不顺而想从股市里找补回来，这里就不赘述了，只说以赚钱为目的的炒股，那么拿现在的价格与过去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而应该与将来打算卖出股票那一刻的价格比较才有意义，才能赚到钱。一支股票昨天是10元，今天是11元，那么今天肯定是比昨天高。但是如果明天能涨到12元，后天能涨到13元，咱们还能说今天的股价高吗？当然不能，而必须说今天的股价真低。相反，一支股票昨天是10元，今天是9元，明天将跌到8元，后天将跌到7元，还能说今天的价格低吗？当然不能，而必须说今天的股价真高。可见，要想赚钱，就不能拿现在的股价与过去股价比，而一定要与未来股价比。

所有关于股票的文章书籍都会告诫说，不要仅仅因为现在的价格比过去低了而买入一支股票。这是正常思维中的最简单道理。修哥估计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偏偏就是有人喜欢这么做。修哥曾经很长时间沉迷于这个问题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似乎明白过来，这么做的人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知道股价有可能继续下跌的，但是他们会想，既然昨天有人以更高价格买进，那我今天买进即便亏损，也比昨天买进的人少亏一点，所以我不会是最倒霉的人。如果股价将来触底反弹，与昨天买进的人相比我不是离底部更近吗？反正股价是一定会跌到底然后反弹的。如果这个人能认识某一个之前以更高价格买进这支股票的其他人，其得到的心理安慰就更大了。存在便是合理。既然存在这种心理，而且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那么这种心理也算合理吧。

心理问题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技术问题才是。既然交易股票的本质，是在未来某个时候用更高价格卖出这支股票。那么问题来了，未来价格还没出现呢，谁知道今天股价是高还是低啊？针对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很多理论和技术指标便应运而生了，而且创造这些理论和指标的人都宣称，它们是非常有用的，都有效解决了当下股价与未来相比是高还是低的问题。

看来，只要掌握了市面上已经出现的一种或几种理论和指标，股价高低的问题应该就能迎刃而解了。

文章读到这里，能发现上述思路有问题吗？应该没有，因为修哥以前就是这么想的。这篇文章基本上记载了修哥的心路历程。修哥继续往下说。

根据“名可名，非常名”，没有固定不变的名，所有名都是可能变化的。于是就有人提出来股价“相对论”，意思是股价没有绝对的高低，只有相对的高低，然后以此为理论依据开发出一些指标来，比如说相对强弱指数、布林带等等。

还有人发现，天地万物的运行都有规律，例如大海每天都潮涨潮落、达芬奇绘画中的黄金分割是最美比例，于是又有人以此为理论依据，

开发出艾略特波浪理论、黄金分割线等等。

总之，股市里有很多技术流派，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指标。它们的用处，就是帮助股民预测股市的涨跌，不仅是涨跌的方向，还有涨跌的幅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至少三位数。是的，就是这么精确。

修哥试验了很多种指标，发现都是“然并卵”。反过来想，如果真有一种指标特别管用的话，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会去用，大家都赚钱，那么谁还会赔钱呢？问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更聪明的人去解决。于是又有人提出了股市指标的“悖论”理论，意思是无论多么有效的指标，用的人多了，也就失效了。修哥很纳闷，常言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变成了路。”但是到了股市，怎么就成了“世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没有了路”呢？

回头再看看这些理论和指标，每一个都是聪明人发明的，也都是有道理的。自己不会用或者用不好，也许不是这些理论和指标有问题，而是自己有问题。既然自己有问题，而且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那就别炒股了。这的确曾经是修哥的真实想法。当今年上半年遭遇巨额亏损的时候，修哥质问自己为什么要炒股，绝对是不自量力，恨不得抽自己嘴巴。但是反过来一想，如果别人没有问题，那一定是修哥自己有问题。什么问题？是对股市的理解、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的问题。偏差出在哪儿呢？就出在“高”与“低”这一组两个名上面，整个逻辑推理过程，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名之上的。

低买高卖，是普遍的思维方式，但普遍未必正确，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既然拿现在的股价与过去相比是没有意义的，与未来相比就有意义了吗？未来价格是不存在的，与不存在的价格进行比较不是很荒谬吗？所以，低买高卖在日常交易中是正确的，但在股市中便成了伪命题。说白了，要想在股市中低买高卖，就要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但恰恰是未来价格无法预测。这是股民有赔有赚、赔钱的股民多而赚钱的股民少的最主要原因。那些所谓具有预测功能的理论和指标，无论被吹嘘得如何神乎其神，都是忽悠人的，其始作俑者不是为了靠这些理论和指标在股市里赚钱，而是靠销售其理论、书籍和软件赚



钱，这些理论和指标实际使用起来，不大可能带来丰厚利润。

那么，如何避免伪命题，找到真命题呢？首先，必须找到真正的名，而不是“高”和“低”这种虚假的名。分析股价高低的真实用意，无非是想知道股价会上涨还是下跌，“涨”“跌”二字，都是表述方式，也就是名，具有“非常名”的属性。高低与涨跌的区别在于：高低是预测、是判断，而涨跌是运动方向、是可能性；高低的主观性强、客观性弱，而涨跌的主观性弱、客观性强；高低需要量化，而涨跌不需要量化。使用“涨”“跌”这两个名，就降低了对未来股价进行预测的需要，强化了股市操作中概率和优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炒股无需预测，只要掌握一种可以衡量股价向一个方向运动比向另一个方向运动的概率大的优势就行了。所以，“涨与”“跌”是正确的名。

可见，“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的实际运用，必须首先找到正确的名，避免被似是而非的名所迷惑。通过在股市中的实践，证明老子的思维是正确的。2500年前的哲学思想，在现代虚拟世界中依然适用，足见其伟大。